



凯恩斯爵士来访

IMF成立75周年之际，一位昔日的著名人物现身

阿提斯·R. 高希

ARTWORK: JOHN CUNEO/ISTOCK/AMOLLYPIX

“身份证件。请出示您的身份证件。”

这位长者穿着正装，系着领结，茫然地看着门卫。门卫夸张地叹了口气。“你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凯恩斯。约翰·梅纳德·凯恩斯。凯恩斯爵士。”

“哎，朋友，我可不管，哪怕你是指环王，我也得看了你的身份证才能让你进去。”

一位不知名的官员上班迟到了，一路小跑而过，却猛然停下来并转过身。是凯恩斯！他发现这个人长得与董事会议室里的铜像一模一样。“这样吧，”他边说边向门卫亮出自己的通行证，“这人由我来处理。”

“你可一定要查看他的通行证！”门卫在他身后喊道。

他们进入了IMF总部大楼。“凯恩斯爵士，您请坐，我……”

“你们不是在等我吗？你们没收到我的电报？”

“呃……好像没有。我先给总裁办公室打个电话。我想他们肯定知道情况。”

“也是，我来迟了一点。你知道，美国的火车从不准点……”凯恩斯嘟囔着。他坐在硬皮椅子上，装点门厅的一长排旗子让他的眼睛有点发蒙。

大概过了20分钟，这位官员又回来了。“总裁现在就可以见您。”他大声说道。

“那太好了……呃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拉加德。克里斯蒂娜·拉加德。”

“一位女士吗？法国人？”

官员点了点头。

“哦，我想她应该是二把手吧？”

“第一副总裁是位美国人，名叫大卫利普顿。”

“啊，当然，美国人。那她肯定是三把手？我是说，英国拥有第二大份额。^①当年这事是我亲自谈的。”

这位官员清了清嗓子。“目前，日本在IMF的份额排第二，之后是中国和德国。英国的份额排第五，与法国并列。”他补充道。

在被带进总裁办公室的那一刻，凯恩斯还在琢磨刚才了解到的信息。

“凯恩斯爵士，很荣幸见到您。”

“我也非常荣幸，夫人。”

“非常抱歉，我们接待不周。说实话，我们真的没想到您……”

凯恩斯勉强露出笑容。“我知道。到现在我已经是‘作古’好久了。^②但是，我还是忍不住来参加IMF的75年周年纪念。”

拉加德示意他坐到沙发上，然后她走到咖啡机前，准备冲两杯咖啡。

“这么说，”凯恩斯说到，“IMF一直干得不错？都干了些什么事情？据我所知，自上次会议以来发生了不少变化。”

“我不知从何说起，”拉加德回答说，“变化太大了。”

“对了，那个组织章程。我们当时可是字斟句酌，费了不少劲。我想不会有改动吧。”

“整体上没有改动。但还是有一些修订。”

“比如说？”

“第一次修订是关于创设SDR——特别提款权。这个有点……有点复杂。但是，我们把它作为各国央行之间的虚拟货币。它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向国际货币体系注入流动性。我们在2009年分配了很多。”

“和我的班科（bancor）很像嘛！”

“确实。”拉加德笑着说。“我忘了。我大概不用向您解释SDR的运作方式了。让我想想还有什么呢？我想另外一个大的变化是第二次修订，确立了浮动利率合法化。”

“浮动利率！可我们建立IMF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片混乱中实现汇率稳定。”

“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机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崩溃了。”

“那IMF怎么还没有关门？”

“哦，那是因为全世界很快就发现仍然需要我们。而且，即使是浮动利率，我们也会严格监督成员国的汇率政策，确保它们没有通过操纵汇率，谋求不公平的贸易优势。”

“确实。那么它们听你的吗？”

拉加德微微一笑。“也许吧，不一定。”她勉强答道。“美国总是抱怨顺差国不允许其货币升值。以前美国的指控对象主要是德国和日本，现在变成了中国。几年前，美国甚至批评我们无动于衷，没有尽到我们最基本的监督责任。”^③

“哦，我当时就对哈里·德克斯特·怀特说过，你正在扼杀 IMF 迫使顺差国做出调整的能力。你知道，我希望的是对顺差国和逆差国各打五十大板，但白宫和美国财政部那帮人强烈反对。我警告白宫，你不可能一直是顺差国，到时候你会后悔的。可他说，‘没关系，美国会一直推崇自由贸易。’大概现在还是这么个情况吧？”

“嗯，确实。”拉加德冷淡地回答。

“央行没有再干预外汇市场了吧？”

“如果是浮动利率的话就不会。除非是在市场失序的情况下，要不它们一般不会。”

“难道市场不总是失序的吗？”

拉加德站起身，本想从咖啡机上取出咖啡，但她突然改变了主意。她走到木质屏风挡着的小冰箱面前，取出一瓶贵妇香槟。

“非常合适。”凯恩斯笑道。“你肯定听说过，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是……”^④他站起身，走向拉加德。

“我第一次来这里就发现冰箱里有这个。我一直留着，等着某个特别的场合再喝。我想今天就非常合适。”拉加德笑着说，递给他一杯。

两人碰了杯。凯恩斯坐回椅子上，问：“你说说我的班科 (bancor) 这个想法的效果如何？你们叫什么来着？特别提款权？你还说几年前你们分配了好多。为什么？”

拉加德茫然盯着他，然后说：“对了，还没人告诉您关于上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事情吧。”

“确实没有！又来了一次大萧条吗？”

“也不是。几年前，我们遭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，差点演变成大萧条。但幸运的是，我们有您的理论。IMF 支持所有重要经济体立即采取财政刺激和大规模货币宽松措施。”

“然后萧条过去了吗？”



“差不多吧。但之后全球经济一直不太稳定。”

“那财政刺激有效果吗？”

“当然，效果非常好。但是有些国家的政府支出过高，债务水平猛增。”

“那么货币宽松政策如何呢？”

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”

“但是没有造成热钱流动吗？或者说，我想现在你们在资本流动管理方面做得更好？”

拉加德耸耸肩。“有大量热钱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。这些国家的美元债务提高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水平。”

“应该允许生产性资本流向最需要利用的地方。但是热钱的流动完全不受制约……”凯恩斯郁闷地摇摇头。“在我们起草章程的时候，白宫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，但是在纽约的银行家们拿到章程草案后，那份草案就彻底终结了。^⑤不管怎样，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现在 IMF 的运作怎么样？”

“问题多多。”拉加德答道。“我说过，即使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十年，世界经济仍然不会稳定。”

而且，我们还要解决一系列新问题：收入不平等，进一步实现性别平等，全球气候变化。”

“气候变化？你是说天气吗？气候变化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全球每年产生数千吨二氧化碳，还有各种其他污染物，导致平均温度升高，冰盖融化，海平面上升……”

“我的天呐！”凯恩斯说。“这好可怕。但这与IMF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拉加德进行了解释。她刚刚说完，就听见小心翼翼的敲门声，她的助理探进头来。“拉加德女士，还有几分钟您就要主持董事会议了。”

“又要开会？”拉加德叹息道。“好吧。谢谢。我马上就到。”

凯恩斯站起身。他的胡子一动，露出了一丝笑容。“我总说，IMF应该设立非常驻董事会。”

“今天您就一直待在这里好吗？”拉加德在准备出门时问道。“我的助理会带您转转，您可以自己看看这里的运作情况。您走之前咱们再见上一面。”

夜幕降临，华盛顿的冬天寒意凛冽，凯恩斯返回到总裁办公室。

“您有何看法？”拉加德问到。

“我发现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想当年，有三件事是不会变的：天气；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；^①还有就是——说来抱歉——妇女的社会地位。^②如今什么都在改变。但同时什么也没有改变。IMF仍然要帮助各个国家调整国际收支问题，而不是‘采取破坏国家或国际经济繁荣的措施’。IMF仍然要帮助顺差国与逆差国公平地分配调整的负担，同时管控资本在流出国与流入国之间的流动变化。而且，有时候IMF还要监管全球流动性。唯一变化的是各国所面临的冲击和问题的性质。但是IMF的根本宗旨没有变——帮助成员国解决问题。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切实成果并非建立了面值与固定比价体系，而是建立了一个能够不断调适，为成员国服务的机构。”

“确实如此。”拉加德答道。“这边请，我送您出去。”

他们走进电梯时一言不发，陷入了沉思。

“您还观察到什么了呢？”拉加德边问，边领着他走出电梯门。

凯恩斯回答说：“当我看到不同种族、不同国籍、不同信仰的男男女女一起为共同利益努力工作的时候，我就知道IMF的运作情况不错。^③而且，”他笑着说，“当IMF运作不错的时候，全世界的情况也会不错。”

凯恩斯微微鞠了一躬，然后转身离开，消失在西北区第十九街。FD

阿提斯·R·高希（ATISH R. GHOSH）是IMF的历史学家。

参考文献：

Adams, Timothy. 2005. "The IMF: Back to Basics."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, September 23.

Council of Kings College. 1949. *John Maynard Keynes, 1883–1946, Fellow and Bursar: A Memoir*. Cambridge, U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Ghosh, Atish R., Jonathan D. Ostry, and Mahvash S. Qureshi. 2019. *Taming the Tide of Capital Flows*. Cambridge, MA: MIT Press.

Helleiner, Eric. 1994. *States and the Re-em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: From Bretton Woods to the 1990s*. Ithaca, NY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.

Keynes, John M. 1924. *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*. London: Macmillan.

———. 1939. "Relative Movements of Real Wages and Output." *Economic Journal* 49 (193): 34–51.

注：

①凯恩斯的惊讶可以理解：直到第九次份额评估（1990年），英国的份额一直排第二，仅次于美国。1947年，份额最大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美国（31.68%）、英国（15.12%）、中国（6.56%）、法国（6.28%）、印度（4.85%）。

②凯恩斯（1924，80）曾经有一句名言：“从长远来看，我们都死了。”

③Adams（2005）。

④据说，凯恩斯曾经说过他生前唯一的遗憾是喝的香槟不够多（Council of Kings College, 1949, 37）。

⑤参见Helleiner（1994）；Ghosh、Ostry和Qureshi（2019），第2章。

⑥凯恩斯（1939）将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稳定性称为“整个经济统计范围内最惊喜，而且最为确定的事实。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。

⑦凯恩斯是妇女权利的坚定支持者，并于1932年担任玛丽·斯特普协会的副主席。

⑧早在各成员国颁布类似法规之前，IMF执行董事会就在1946年9月25日颁布了Rule N1：IMF员工的录用、分类、晋升与任职不得因性别、种族或信仰而受到任何歧视。